

# 让我们当真正的诗人

## ——谈当代古体诗人的心态及形象

■胡晓军

古体诗词之所以成为当代唯一被经常写作、频繁采用、普遍接受的文言文体，原因除了历代伟大诗人及其杰作的朗照，更有其自身依然拥有进入当代语境的能力——简短、抒情、多涵义、有韵味，拥有深厚和广泛的当代价值。据统计，目前全国各地的诗词社团已有两千多个，古体诗词作者超百万人，各类诗词报刊已达上千种，足以表明古体诗词强烈的复兴势头和繁荣景象。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数量虽已足见，质量却有很大差距。一面是走出衰微、兴盛可期；一面是数量有余、成色不足。要突破瓶颈，避免陷入某些怪圈，关键在人。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任何时空都是“作品为王”，故而人是主体、是核心、是关键。在当代古体诗词由衰转盛的关键当口，诗人拥有何等精神、何种心态，直接导致出现何等形象、何等作品，从而直接决定当代古体诗词事业的走向——乘势上升或逆向下行。

笔者以为，影响当代古体诗人精神、心态及作为的内外因素，大致有三。

首先，就个人而言，是在驾驭了技艺、熟练了写作以后能否实现自我突破。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古体诗词的形式同样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独体单音、方块对称造就了音乐美与对称美，却也极易滋生止于形式的“创作”。有人掌握了格律，就写得很快很多很随便很轻易，不但“无物不可入诗”，而且“诗作倚马可待”。然而仔细阅读这些作品，常可发现文字拼凑、意象堆砌、思情匮乏甚至逻辑混乱之弊。如电脑软件将汉字按规律组合拼贴，照样词性分明、结构匀称、节奏强烈、音律谐和，看去挑不出一丝问题，但其最大的毛病在于没有了独立思想、失去了独特情感，陷入一种“为写而写”的惯性和轮回。没有魂魄指挥的身体，任如何花枝招展，再怎么搔首弄姿，也是一具具的行尸走肉。更有一种现象，诗人确实有志欲言、有情要抒，却因写得过多过滥，一缕情思偏要天下万物俯就，便会发生“虽就百首却似一篇”的重复状态。最终，仅有的三两句好诗也会被自己亲手炮制的大量垃圾无情掩盖。“诗人不写诗，写诗不诗人”之讥，于有因焉，大可深思。

以上两种似丰实馁、似广实狭的“伪创作”，不仅存在于古体诗词领域，且在其他形式较为固定的文艺体裁中也极易出现。“伪创作”的弊端在于营造泡沫，虚假繁荣，久而久之，诗人不但会使自己的创作在洋洋自得和廉价恭维声中停滞甚至倒退，也会令人产生厌倦、厌恶，更会导致失去诗词的文学精神，包括对诗词创作所应有的崇高态度、对诗词鉴赏所应有的敬畏之心。

其次，就环境而言，是在赢得了尊重、获取了荣誉以后能否保持纯净心态。尊重是对诗人及其事业的敬仰，荣誉是对诗人才华及其作品的嘉许，这些都是优秀诗人理应得到的。问题在于，当尊重变成了权力，荣誉带来了利益，既得者的心态容易失控，未得者的情绪可能失衡，于是诗思被金钱吞没、诗情被权力镇压，开始走上追名逐利的不归之路。追名逐利，必生排挤、必动权谋，必有攻讦，必然分裂。再加上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推波助澜，形成大批失去平常心的诗人，缺乏艺术性的写作、丧失公信力的批评。在如此氛围下，即使社团再大、会员再多、刊物再厚也是枉然，只会上演一出出与创作繁荣、精品迭出、人才涌现南辕北辙的闹剧。更重要的是，自身的不尊重，得到的是外界的不尊重；内部的不团结，得到的是外部的不支持，诗坛内部的倾轧和内耗肯定造成诗坛整体声誉下降，导致整个古体诗词事业向下运行。随着古体诗词事业外部环境的转好，名利对于诗人心态的考验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应该引起足够的戒备和警惕。

其三，就发展而言，是在保持了本体、弘扬了自我以后能否进入综合形态。近年来，随着尊重传统、保护遗产以及文化多样性理念的逐渐深入人心，“格律过时”“废除平仄、取消对仗”的论调已趋稀薄，“求正容变”“忠实继承、适度创新”的共识大体形成。不过，当代古体诗词尽管已摆脱了本体存亡之忧，却进入了发展理念之虑。许多诗人天赋甚高，创作甚勤，作品甚丰，但作品见诸报刊，未必有多少读者阅读；挂于网上，未必有多少鼠标点击；集结成册，未必有多少买家选购。不能说诗人没有深入生活，

不能说作品缺乏思想激情，也不能说精神未能搭准时代脉搏、反映人民呼声，只是好诗仅此仍是不够的。当然，作为在古代语境下诞生、文言语境中兴盛、至今唯一保持活力的文学体裁，古体诗词在表现当代社会、体现实活生活时确有创作和欣赏的疏离感，但这也不是主要问题。问题在于，当代古体诗词的形态还是过于“单纯”了。

放眼当下任何一种盛行的文化形态，早已放弃了单纯的创作和运作模式，都是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吸收各路精华为我所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综合体。如音乐剧，从剧本源头的广取博收，到音舞、杂技、声光特效的创意设计，再到玩具、游戏、日用品等衍生产品的推广，不仅在创作内部呈现高度综合的形态，且在外围也形成线性延伸、涵盖广泛的产业链条。成功的戏剧影视如此，成功的书画作品、流行音乐也如此。反观当代古体诗词创作，依然一以贯之地以诗人个体为主，处于上乏综合、下无延伸的单纯境况之中。当下又是一个极度仰仗感官传播的直观时代，各类文化产品精心设计的卡通形象、充满创意的LOGO标识以及形状、色彩的运用，无不为其在文化产品的汪洋大海之中争夺眼球；反观古体诗词，打印成篇的方块组合既无色彩，又乏形象，更缺乏变化，直观效应几乎为零。有理由相信，除非社会审美思潮和文化环境发生变化，以古体诗词目前的单纯形态，即使出现大作、杰作也同样无法突破小众文化的藩篱。

有鉴于此，当代诗人必须在思想精神、心态作为上有所自觉、作出应对，展现当代诗词的新的形象。

真正的诗人既要善于肯定自己，又要善于否定自己；既要有“写”的自觉，又要有“不写”的自觉。所谓写，是在创造时有所作为，时刻试图寻求自我的突破；所谓不写，是在写作时有所不为，不因形式的重复而重复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技巧。在诗词界，克隆他人并不常见，重复自己则很常见。笔者认为，在扩大思想襟抱的同时适当收缩写作题材，并进一步凝练和提升创作风格，或可帮助当代诗人避免误入“伪创作”的

鹰

沙柳

初春是最艰苦的岁月  
前方是太阳后面是月亮  
日月同在  
辉煌天空没有一丝云翳  
枯黄大地一览无余  
空旷，坚硬，辽远

盘旋再盘旋  
上升再上升  
气流划过翅羽  
有明显的阳气

左下方有大片的羊群  
贴在干枯的草原  
象云朵  
期待雨季

右下方有一条高速公路  
如带子捆扎着草原  
俯冲 再次俯冲  
角度再正向一点就可以抓起  
路上的小甲虫

盘旋再盘旋  
远方有湿气浸润过来  
明显感觉腿部的阻力和涨力  
他知道那是行走的雨水

在高处  
他看到夏天正云集赶来  
夏天之后有丰盛的秋季  
希望 就在那里

他一个俯冲  
铿锵有力

陷阱。创作诗词与戏曲、书画、民乐等传统艺术类似，即技巧在创作中占有重要的成分，因此同样需要注意“由生到熟、由熟返生”这一反复螺旋式前进的规律。在保持谨慎敬畏的敬畏心态的同时，保持永不自满、勇于突破的进取精神，十分重要。

真正的诗人既要主动接触社会，又要主动保持独立；既要有接受尊重和荣誉的自信，又要有始终守护艺术之心的能力。接触、拥抱社会，是为了创作属于时代、反映民生的佳作；保持、维护独立，则能确保创作高于生活、领先现实的精品。这里，诗人的文化自觉和艺术自持是决定性的，真知卓见的学识素养、和而不同的人格品质是其逼真的外观。诗人王久辛说，无论新旧诗，都不仅是写出来的，更是做人做出来的；做人没有大胸襟、大抱负、大志向，就不可能有大手笔、大篇章。在纷纭的社会和斑斓的名利之中保持平常之心、艺术之心、奉献之心，十分重要。

真正的诗人既要恪守创作的独特规律，又要拥有开放的文化胸襟；既要坚持并弘扬诗词的本体魅力，又要力求与其他文化形态的综合，结出创意的绚烂花果。这同样是诗词精神的要求——在有限的规范中追求无限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体诗词不仅要拆除与新诗之间的围墙，更要有打破与一切文化形态之间界限的胸怀和勇气，将自己的诗词创作建成一个无围墙、全开放的大花园。花园中生长着独特的花朵，却能让所有的蜜蜂来采蜜；花园中有着别致的曲径，却能通往所有的通衢——传统的书画、音乐、戏剧自不待言，而与建筑、雕塑、流行音乐、公共信息和文化服务实现有效对接、融汇创造，更是当代诗人艰巨而又迫切破解的课题。在多元融合、创意无限的艺术世界里，拥有一颗保持本我而又广泛接纳的开放之心，十分重要。

不断否定自我，才能写出好的诗。  
始终保持纯净，才能写出真的诗。  
不断追求开放和自由，才能写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诗。  
让我们当真正的诗人。

### 旧时月色

## 漫步满觉陇

■空山

步，两个初面的人就这么温暖地别过。记得有一年冬月走满觉陇，行到水乐洞，等候在站台的老婆婆远远在对我微笑，走近时好心地询问，生怕我迷路。这些行途中暖心的细节如同旅途中盛开的小花，恩赐我愉悦的心情，让我看到温暖善意的春风面，如此明亮而美丽。

沿路来到石屋洞，门口写有对联：林深融月色，古洞隐春秋。踏上石阶进门，园内遍植桂花树，庭院一派清幽。一条砖铺小径，穿过梅花厅门，通向深深的绿林。隐在林间的茶室，透过轻曳的紫薇花，露出古韵的窗棂。阳光轻轻洒在林间，树荫中安放藤椅茶桌，这真是喝茶避喧的清静地。每次晨间过来，都会在月门旁，拍下桂花和灌木落在园墙和漏窗上的光影。这幽光静影，由古至今如在须臾，伫立林下，感觉有多过了一刻的奇妙。石屋洞内有石窟造像，是华严海会的经变图，始创于五代后晋，文革间被毁，之后重修。整个园中花木扶疏，难得的是游人稀少，秋天桂花开时，整个满觉陇，弥漫在桂花的香气中。满觉陇有烟霞三洞，除了石屋洞外，还有水乐洞、烟霞洞。水乐洞的泉音如高山流水，似天然琴音，每逢路过，感觉境地清幽，几乎无游人。很多时候，走到水乐洞，就会选择走一条岭上的山径，严冬山中回响着寒鸦叫声，径上是堆积的落叶，这段通往杨梅岭和龙井的山路，行人少走，有原始的山林味。夏天山中蚊虫多，还需防蚊，暑热天游山，会穿着桑蚕丝加棉的长裤和中袖，不仅吸汗，还免去了涂万精油的麻烦。

太阳开始热辣，折回的途中，经过冬天看梅花的庭院，横匾“悠然见南山”，静静地绿植环绕的氛围中描述着田园诗意。冬日围栏内外梅花斜逸，此时则是攀援在木篱上的葫芦枝叶，叶心开着纯白的花，黑檐和木栏下垂下的鸢萝，羽叶文气，矮栏里是盛开的月季。院外有高树，栾树落下金黄的碎花，将门庭外的路径铺作香花

小道，路边的停车上也落满了细细碎碎的花粒。时节太诗意，满觉陇的路径像清雅的小诗，常令人瞬间滋生柔情。这里的民居建筑，庭院植物，与周围的山岭相称，处处点缀着恰好。有几次特别关注这些格局布置，坐落在幽谷中，推门即见山色，图画自然天成。

桂秋季，除了可以行山闻香，还可以品尝到花香缠绵于舌尖的美味：桂花酒、桂花龙井、桂花藕粉、桂花圆子、桂花栗子糕……我素来喜欢桂花的馥郁，在山岭人家或是挑担出来的小摊上吃热腾腾的桂花点心也别有情趣。而桂花香的浓淡跟花色深浅恰好相反，气味要数银桂最香，金桂次之，丹桂最末。每年去虎跑的茶室总要带几包当季的桂花，回家做甜点会放进去，甚至喝茶也要捏一小撮，待香气袅袅升起，江南的烟岚也在心里弥漫开来。

满觉陇桂雨在深秋最为热闹，自明代以来便如此，桂花盛世，游人纷至沓来，我则喜欢远远看这热闹，避开人流去走走山路。想来花信为时不远，在石屋洞的桂树园中，看到叶上米色的花芽，花开已有所期。常年第一波先锋银桂通常开在九月初，接下来是盛大的花事，原以为十月末零零落落将要收尾，年初时行到九溪却看到桂花又开了，原来是四季桂，香气却寡淡，远不如秋桂芬芳。天高云淡正时，天地深美，待一缕幽香随山谷飘来。

佳期如梦，愿闻木樨香否？

### 冬游绮园

梅森

虹影卧波痕，  
泥香九曲根。  
寒梅窥绿竹，  
孤棹泊冯村。  
堆石千丘壑，  
临池美玉尊。  
峰巛东看海，  
吞吐小乾坤。



波斯湾明珠  
第492期  
摄影 木易

## 一低眉，云在肩头

■许军展

人心中都该有一朵云，或卷或舒，或近或远，或随或伴。静时品一杯茶，一朵云就在袅袅香气里升起；闲时看一株花，云色就在瓣瓣暗香里浮动。

平常日子，闲闲地看，看云卷了，卷成细眉，又渐渐舒展了，静了。闲闲赏云，暂时抛开俗世，去感受一颗心，渐次皎洁，飘逸。

所以李白看到了，“兰生谷底人不锄，云在高山空卷舒”；所以王维愿意，“埋身白云长已矣，空余流水向人间”；也难怪，寻隐者不遇，谁能走到“云深不知处”？

蝇头微利，蜗角虚名，如此执念的心，常需云涤荡；困顿枷锁，因情泥滞，如此局促的情，常需云放怀。走到哪儿，爱到哪儿，都能抬头看天，心怀有云；如此，人生一回首，云在肩头。

也一直喜欢这个“云”字，觉得它有至美而通透的意蕴。以前习书法写过“云”字，说它是“门里植云，闲在情怀”这样说，实在是好。世事繁杂，人心劳碌，“门”里住着“云”，才可称得上一派闲趣。

云的美，就在一个闲在云端，一个闲在心间。绘画讲究“笔底云烟，以心造境”。其实人生的画，就那么几张。青春一张，岁月一张，洒脱一张，困顿一张，到老千峰画不尽，笔下净是云，就来一张留白，也只能留白一张。说是说不了，恨不从头心造境，为自己画一笔云烟，走一路云卷云舒。

禅宗有隐者，能行到水穷，也能坐看云起。当你的心越是简单时，比如不计较方式，不计算时间，不计量得失，越容易看到美。

我总觉得，人一定要闲下来，至少要享有一点闲时光。闲闲地读一本书，写一些字，或赏一窗云。

然后在其间想象，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比如，想象云落下来，是一匹古代的帛。一屋子的岁月，织在帛上，织上春兰、茉莉，一案一几，一书一茶，织上窗明心净。

纳兰词里有“露华清云卷”的句子，曾是我觉得赏云最美的境界。云是清朗的，月是静的，不需赞美，哪还用得上言语，只静在那里，看清云卷，站在那里，享清凉世界。

或在春夜站在老树下，看看新花如水凉，念一句“云在肩头，送过梨花影”，便更深刻地懂得，只有云，清云，才能把诗句开在枝头，让一个人闲闲坐在一行行诗句里。



《云去空山青》 国画 耿忠平